

今天我騎著三輪鐵車送一簍白菜給採買的兵仔，回來時就看到一大堆人圍著我家的菜攤子，阿母坐在地下悲慘的嚎哭著，水泥地上撒滿了亂糟糟的青菜，旁邊滿是硬幣和鈔票，壓破的苦瓜染在伊的花格子襯衫上，像是一灘灘的血。伊面前愁愁的站著一個中年人，手裡提了一個盛菜的帆布袋。

我看到阿母變成這樣，心裡著驚起來，我立刻將阿母載回家，早上的生意也沒做了。我扶阿母在眠床上躺好時，伊頭髮散散的模樣實在駭人，眼睛還是腫腫的。我問阿母什麼事？伊都不肯說，只是有一陣沒一陣的哭著。那個中年人不知什麼時候跟到厝裡來，他還說是我阿舅。

奇怪耶？我那來的一位阿舅？

我還記得，小學時有一次大風颳，咻咻的大風把厝頂吹開了一個大孔，大水由上面灌進來，好像課本上的瀑布同一款。石頭、破磚子像雨似的乒乒乓乓摔在厝內，那時我實在真怕，也嚇哭了。我哭著又向阿母問阿爸那裡去了？怎麼不來保護我們？阿母攬著我藏在濕淋淋的眠床底終於跟我講起阿爸的事情。伊說阿爸是一個死在戰場的軍官，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叫我長大後要學他。伊向我說了好久好久，後來風颳終於過了，天也亮了。

當時厝邊隔壁的人謠說阿母是嫁到賭博仙的人，我想阿母一個婦人家，沒依沒靠，當然有人會說伊的歹話的。我好幾次就是因為別人說我爸是一位賭鬼，因為還賭債去殺人才給槍殺的，所以我才會和人冤家相打。之後阿母就把我的耳朵扭著回去，在厝內伊兇兇的給我一頓竹鞭子，我實在不知阿母怎會不痛惜自己唯一的兒子？然後阿母又是搬厝，我又轉一次學，書也沒唸好。

國中畢業後，阿母帶我在這裡住下來。伊問我還要不要唸書，我說我不是讀書的材料，

白色謊言

黃治本

就幫阿母賣菜好了，阿母又強逼我到附近的高工註冊，我實在很怕讀書，就故意拖過了註冊的日子，阿母罵了我兩天，也隨我了。

那時我們隔壁住的是阿旺叔和旺仔嫂，是開雜貨店的，有一個兒子黑臉和女兒阿玲。住久了後，我們也和他們熟起來了。黑臉常常用手捏我的臂，說我壯得像條牛般，以後一定可以做水鬼。黑臉還問我不敢不敢當他們那幫的老大，我拒絕了他。阿玲每次都向我問東問西的，我曾經拍著胸脯向伊說我阿爸是大英雄時，伊眼睛都亮起來了，還面帶笑容的擰了我的腿。

有一次過年，黑臉帶我到街市裡逛，我們看到一堆人在玩「六豆子」（骰子），黑臉將我拖進去，說玩一玩莫要緊，伊也曾贏過。……

那晚我真的贏了三百元，回到家裡我滿心歡喜的拿給阿母，誰知阿母哭了，伊也罰我跪了好久，就像伊以前看到我玩紙牌同款。伊事後對我說：要是我以後賭博或者和黑臉來往，伊就不要我這兒子，要將我趕出去。我不知道為什麼阿母會那麼難過？不過我以後再也不敢和黑臉在一伙，但是阿玲還常常找我聊天。



阿母有時也會告訴我另一些阿爸的

阿母有時也會告訴我另一些阿爸的事，偶而也會提起過伊的娘家。阿母說阿爸是大陸跑過來的，阿母伊全家人攏是死在共匪的炸彈底下，要我以後做兵仔報仇，每次兵仔來和我們買菜時，我都算的很便宜而且攏拿最好的菜給他們。

我小學曾在作文簿上寫：「我一生最景仰的人就是我父親，他是一位光榮戰死在戰場上的軍官……」老師還在同學面前誇獎過我。

奇怪耶？我那來的一位阿舅？

我實在忍受不住了，我一定要那位中年人把話說清楚，不然伊怎會說是我阿舅？

伊本來不肯說的，是我逼伊，伊才跟我說的，因為我要伊對我阿母差一點瘋了的事情負責任，不然伊是我阿公、阿祖我也不睬伊。

天啊！天啊！

阿母騙我十幾多了，我才知道伊在菜市場裡看到阿舅竟然哭得沒人款。以前我小小的時候，阿母厝仔就搬來搬去，說是做生意方便，原來是閃避別人的閒話。

現在呢？我阿母叫我要學我爸，喔！學我爸？我爸是什麼你知否？哼！伊是一位殺人犯、賭博仙，賭博仙的兒子也想要做大英雄？算了吧！我看學黑臉做一個殺人放火的大流氓最好了。……

阿舅回去南部的鄉下三、四天了，隔壁的阿旺嫂天天來這兒問東問西的。××咧！看到伊我火氣就大，我厝的事妳睷那麼多幹什麼？自己的兒子不管管，莫怪黑臉現在還在牢獄裡吃公家飯。我阿母絕對不會跟妳說的，若是妳知，世界上

還有誰不知道這件事情的？如果妳敢像平常同款，將我爸的事情傳出去，幹！我就拿菜刀殺妳！反正我爸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

阿舅說伊是來這兒做生意的，才來幾天就碰到了阿母，現在伊已趕去鄉下，叫我外公外婆來探視阿母。阿舅說我爸死後，阿母就不知避到那裡去了，現在突然在這兒碰到阿母，真是媽祖保庇的！真是媽祖保庇的！

我還是一頓一頓的吃，照常過同款的日子。不過我已經三天沒和阿母講話了，我實在很氣，也很恨我爸，阿母為什麼如此騙我？



這幾天，阿母在菜攤上總是找不對錢，煮的飯不是臭火乾就是甜鹹不分，好像變了一個人。晚上我曾聽見阿母在眠床上抽鼻孔的聲音，阿母一定哭的不少，莫怪阿母的眼睛總是紅紅的，眼眶黑黑的。

我知道阿母很傷心，不過伊要知道，我比伊還要痛苦，我那會有這款的老爸？厝邊隔壁的人知道，我一定會給人譏笑死，阿玲知道也不會睷我了。

睡完午覺，阿舅和外婆來了，和阿母整整講了一下午，阿母又哭了。外婆捏我的手臂，說我生得好勇壯，又說阿母實在太可憐了，一苦就是十幾冬去了，伊還塞一堆鈔票給阿母……

我沒有說話，自己衝出了瓦房，隔壁阿旺嫂看到我，和身旁的阿旺叔咬耳根子不知道在說些什麼？阿玲看到我也趕緊把頭避開，裝做在那裡稱砂糖，有些人站在屋檐下，盯著我猛看。

日頭偏西了，但熱得我全身滾燙，走到那口滿是荷花的埤塘，水生孺背著沒滿週歲的兒子，邊走邊搖的說：

「嬰仔睷，靜靜睷，一眠大一寸。」

一面用手抹著額上的汗，伊後

面放一臺板車，車上載兩包剛打下來的稻穀。

我走過伊的身邊，伊瞄了我一眼，隨後低著頭將板車咿咿呀呀的拉走了，背後的嬰仔頭歪歪的睡著。

我撿起路旁的石頭，一塊塊奮力的扔在埤塘裡，撲通撲通的水花濺得整個埤塘都是。一條牛的叫聲由荷花叢裡冒出，我轉頭過去，母牛和一頭小水牛泡在水裡，那頭母牛兇狠狠的瞄著我。

「××咧！要拼命就來吧！我不怕你！」

牠們把頭一低，又鑽進水裡去。日頭真是熱，烤得汗衫都濕透了，我將它脫掉，甩在路旁的小溝裡，溝旁的鴨母沒命的領著小鴨踩著腳板四處亂竄。我開始向前頭的山奔去，真想一輩子也不回來。

我不知道跑了多長的路，整個人像剛由水底爬出來同款，全身攏是汗水，我抱著山腰的一株大樹猛喘氣。

日頭快落到山底去了，我走到一塊大岩石邊，猛力的用泉水往身上潑澆，涼涼冷冷的使我好受了些，身後的天是紅紅一片，有好多不知什麼名稱的鳥在天頂飛來飛去，山腳下的馬路客運車和機車愈來愈多，好幾間厝頂也冒起了炊煙。

我照著左手邊的一條山路往上走，不知要到那裡去，我肚子開始發餓，但我不想回去。

我又翻過了一個山嶺，那兒是一塊平整的草地，一群黑黑的山羊在斜坡上吃草，一隻好小好小的羊在那裡吃奶，我憨憨的看著，突然發現小羊吃奶時雙腳竟然是跪著的，呵！是跪著的，我以前怎麼沒注意到？我想起以前阿母罰我跪地的事情，天色已經暗下來了。

我回到厝裡時，已經好晚了，壁上的發條鐘指著十點多，在昏黃的燈泡下我看到阿母趴在飯桌上睡，伊腳穿著黑色的布鞋，可以看出跑了好遠好遠的路。綠色的紗網蓋著晚餐的菜——苦瓜、白菜、鹹菜乾。還有一道用大碗公倒蓋著的菜，我打開看，裡面盛著好多瘦豬肉的湯。四週靜靜的沒人聲，阿舅和外婆已經走了！

我看到阿母手裡還握了一張明信片，我將它慢慢的抽出來，整張紙都被汗水弄濕了，裡面是鎮公所的通知，是叫我下個月去做兵仔的消息。我默默的把晚餐吃了，悄悄的收起了碗筷，阿母睡得好沈好沈。

清晨我起床的時候，阿母已在

煮粥，我緩緩的走到伊面前，叫了一聲：

「阿母！」

伊有些駝的背轉過來，表情硬硬的盯著我看，我看到伊面龐上的皺紋又多又深，頭髮更花白了，伊用腫腫的眼睛看著我，不知道我要做什麼？

「阿母！我以後一定要做一個勇壯的水鬼！」

我大聲的向伊說。

一個禮拜以來，我頭一次看到阿母笑了，也同時看到阿母晶亮的淚由深深黑黑的眼眶流下來。我像以前同款的去撕牆上的日曆，赫然發覺今日是八月八日……。